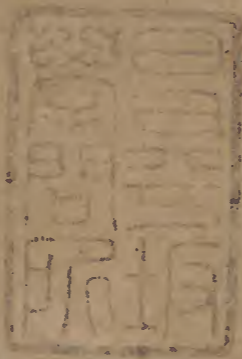


杜詩註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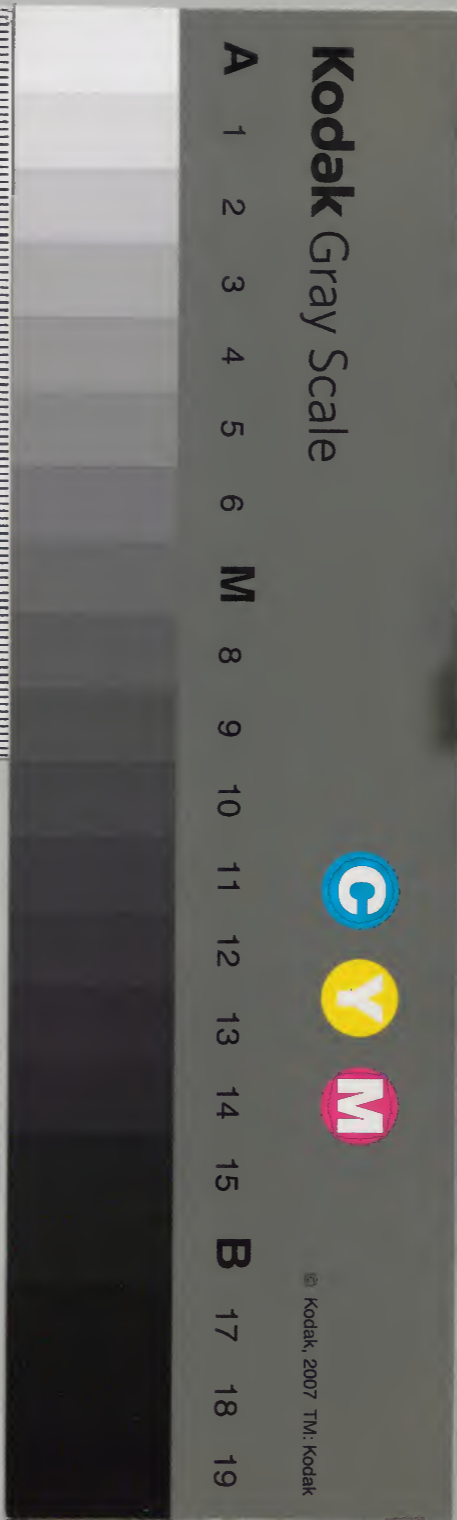
七言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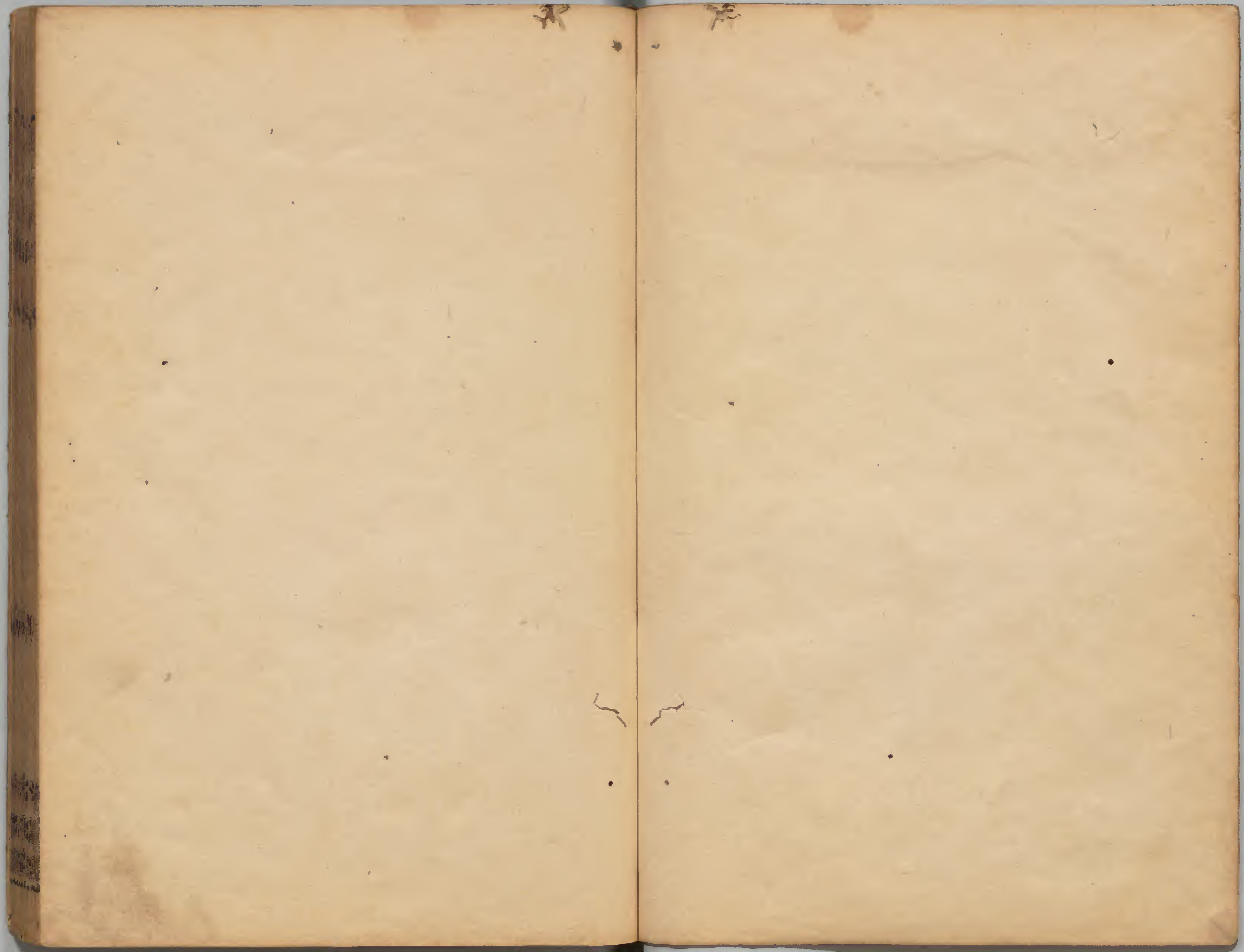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一〇	三二	
	七	四	二	
一	八	二	函	類
冊	架			

庫文閣內			
			漢書
		一〇	
	三	三	
二	函	一	
冊		八	
架		二	類
		六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132
冊數		18(3)
函號		312 155





辟疆園杜詩註解

七言律卷之二



卜居

乾元二年冬暮公至成都明年上元公年四十九
劔南節度使裴冕為卜成都西郭浣花溪以居按
集有寄題江外草堂云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

觀陽李贊元望石甫閱

梁溪顧宸修遠甫著

同里黃家舒漢臣甫評

是也楚辭屈原有卜居公借以為題

浣花溪水水西頭主人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塵事
更有澄江銷客愁無數蜻蜓齊上下一雙鸚鵡對沉浮
東行萬里堪乘興須向山陰上小舟

既占溪水之勝復喜林塘之幽郭以外可無塵事相
擾江又澄能為客子散愁踞地之勝如此蜻蜓點水
上下齊飛鸚鵡相親浮沉自得觀物之樂又如此曰
齊曰對善寫物狀

元和郡國志萬里橋在縣南八里蜀使費禕聘吳諸

葛亮祖之禕歎曰萬里之行始于此矣橋因以為名
李肇唐國史補曰蜀郡有萬里橋玄宗至而喜曰吾
嘗自知行地萬里則歸
上六句極言草堂之勝宜居之而甚樂卜焉以終身
矣乃甫卜居便有東行之興何也且東行而欲至山
陰奚啻萬里之遠因萬里橋遂發萬里之想公必有
不得已于卜居者晁之為主人可知
子猷之興欲去即去欲歸即歸山陰小舟飄然寄傲
此生那老蜀所素矢也

蜀相

先王建安二十六年，卽帝位，册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先主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寰宇記：諸葛武侯祠在先主廟西，府城西有故宅，方輿勝覽在府城西北二里。武侯初亡，百姓遇節朔各

私祭于道中。李雄稱王，始爲廟于少城内。桓温平蜀，夷少城，獨存侯廟。儒林公議曰：成都先主廟側有諸葛武侯祠，祠前有大柏，係孔明手植，圍數丈。唐相段文昌有詩刻存焉。唐末漸枯，歷王建孟知祥二僞國，不復生。然亦不敢伐。皇宋乾德五年丁卯夏五月，枯柯再生。余于皇祐初守成都，又八十年矣。新枝聳雲，枯榦存者若老龍之形。公詩：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正所謂柏森森也。碧草自春色，黃鸝空好音。若不知爲故相之祠，又若

春○色○好○音○俱○與○故○相○祠○不○相○關○涉○二○語○中○便○有○何○處○
 等○三○字○不○止○形○容○淒○涼○之○况○
 三○國○志○費○禕○以○奉○使○稱○能○頻○煩○至○吳○庾○亮○表○頻○煩○省○
 闔○出○總○六○師○晉○書○桓○宣○傳○宣○開○濟○篤○素○劉○琨○傳○琨○忠○
 亮○開○濟○公○下○字○俱○有○所○本○按○司○馬○懿○語○人○諸○葛○公○食○
 少○事○繁○其○能○久○乎○又○孔○明○下○教○有○開○誠○心○布○公○道○集○
 眾○思○廣○忠○益○等○語○此○所○謂○頻○煩○開○濟○也○當○時○論○者○謂○
 孔○明○二○十○以○下○身○自○決○罰○躬○親○庶○務○過○儆○精○神○自○天○
 天○年○不○知○草○廬○三○顧○時○已○身○任○天○下○之○重○強○敵○在○前○

內○外○乏○材○雖○欲○不○周○詳○慎○密○竭○蹙○從○事○而○不○可○得○則○
 公○之○頻○煩○正○為○天○下○計○也○至○身○際○兩○朝○託○孤○寄○命○主○
 少○國○疑○非○虛○公○無○我○何○以○杜○群○小○之○讒○構○絕○吳○魏○之○
 離○間○觀○其○自○言○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又○出○師○
 表○官○中○府○中○俱○為○一○體○可○想○開○字○之○義○又○涕○泣○對○先○
 主○云○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此○
 所○云○濟○也○如○處○馬○謾○揚○儀○李○平○廖○立○等○事○老○臣○心○事○
 可○格○仇○怨○可○泣○鬼○神○
 建○興○十○二○年○武○侯○悉○大○眾○由○斜○谷○出○據○武○功○五○丈○原○

與司馬懿對于渭南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侯疾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五丈原之殞真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出師未捷身先死皆頻煩開濟嘔血酸辛所致後之英雄攬其遺蹟安得不低徊于碧草黃鸝間致滿襟流淚也哉淚滿襟三字正寫出自春色空好音一種惆悵蹢躅并何處尋三字亦隱躍生動非前只寫景後方尚論也

李望石曰天下一統既不能就無以慰先王之懷僅三分亦不能守無以終幼主之局計與心在人者

也○生○與○死○在○天○者○也○區○區○老○臣○之○心○使○千○古○英○雄○滿○襟○皆○淚○公○此○詩○堪○與○出○師○二○表○並○讀○

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來梁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爲碁局稚子敲針作釣鉤多病所須惟藥物微軀此外更何求

首言浣花溪之澄清江抱村而曲便寫出幽意當此長夏更覺其事事幽也下四句正言事事幽

舊註梁燕屬村水鷗屬江碁局屬村釣鉤屬江江村

互對甚板。滯總是人。幽物亦幽。描寫大意耳。
 燕本近人者。自去自來。偏若無情。鷗本遠人者。相親
 相近。偏若有情。是公詩刻畫處。
 東晉李秀四維賦云。四維戲者。衛尉摯侯所造也。畫
 紙爲局。截木爲碁。東方朔七諫。以直鍼而釣。今又何
 魚之能得。酌語陽秋曰。老杜北征詩云。經年至茆屋。
 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
 顏色白勝雪。見爺背而啼。垢膩脚不襪。當是時。方脫
 身於萬死。一生之地。得見妻兒。其情如是。洎至秦中。

則曰。曬藥能無婦。應門亦有兒。至成都則曰。老妻憂
 坐痺。幼女問頭風。觀其情。慘已非北征時。比及觀進
 艇詩。則曰。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江村
 詩。則曰。老妻畫紙爲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鈎。其優游
 愉悅之情。見於嬉戲之間。又異於在秦益時矣。
 所須惟藥物。幽極而病。亦可安。無望於厚祿故人矣。
 全首高曠。真野人之傲岸者。
 黃漢臣曰。味自去自來二句。隱然有賓朋斷絕。車馬
 寂寥之感。言日與作緣者。惟梁上之燕。水中之鷗。此



外○則○老○妻○稚○子○而○已○然○則○厚○祿○故○人○同○學○少○年○其○交○
情○益○鷗○燕○之○不○若○也○戎○昱○別○友○詩○黃○鸝○久○住○渾○相○識○
欲○別○頻○啼○四○五○聲○亦○是○此○意○然○風○刺○顯○然○較○少○陵○蘊○
藉○滅○矣○

野老

野老籬前江岸迴柴門不正逐江開漁人網集澄潭下
賈客船隨返照來長路關心悲劍閣片雲何意傍琴臺
王師未報收東郡城闕秋生畫角哀

岸直則江駛水淺迴則勢曲潭深言此江岸回曲其

柴門不正者逐江勢而開也漁網客船因柴門向江
而見下下網也潭即百花潭日暮而船急于赴泊故
隨返照而來

水經注小劍去大劍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相通謂
之劍閣十道志成都有琴臺即相如與文君貫酒處
今海安寺是也趙清獻公玉壘記相如琴臺在浣花
溪北後掘地獲大甕二十口蓋以響琴也公追思入
蜀之時來路甚長最關心者劍閣之險今已歷飛閣
而過矣相傳名勝有琴臺古跡瞻雲而望到此依止



何○意○竟○與○琴○臺○相○傍○此○來○已○經○歷○險○回○首○甚○難○此○地○
 昔○稱○勝○跡○依○棲○古○賢○與○之○相○傍○亦○未○嘗○不○可○居○此○二○
 句○言○不○能○他○往○也○况○王○師○未○收○東○郡○乎○
 黃○鶴○曰○東○郡○今○滑○州○也○去○年○九○月○史○思○明○陷○東○京○及○
 濟○汝○鄭○滑○四○州○是○年○六○月○田○神○功○破○思○明○之○兵○于○鄭○
 州○上○元○二○年○令○狐○彰○始○以○滑○州○歸○朝○廷○此○時○東○京○諸○
 郡○猶○未○收○公○意○柴○門○暫○棲○留○連○名○勝○故○鄉○在○東○京○王○
 師○未○捷○欲○歸○無○由○亦○惟○為○蜀○中○之○野○老○而○已○
 至○德○二○年○成○都○陞○為○南○京○得○稱○城○關○無○柰○秋○聲○入○耳○

壽○角○生○哀○能○傷○野○老○之○心○而○動○野○老○之○感○當○此○時○也○
 幾○不○自○知○何○故○而○來○此○將○上○文○何○意○關○心○數○虛○字○盡○
 于○此○句○中○凄○其○寫○出○併○澄○潭○返○照○柴○門○野○籬○盡○添○秋○
 氣○盡○增○哀○景○題○曰○野○老○豈○甘○為○蜀○中○之○老○乎○故○公○詩○
 曰○此○生○那○老○蜀○
 賓○至○

幽○棲○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豈○有○文○章○驚○海○內○
 謾○勞○車○馬○駐○江○干○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麤○糲○腐○儒○餐○
 莫○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

幽棲則地自僻。地僻則經過者自少。經過少則不必再拜而迎。可安于老病。免人扶之苦矣。乃竟有不然者。故下接豈有文章云云。

韓退之詩。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公亦自云。為人性癖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茲曰。豈有文章驚海內。更見震動一世之意。雖僻處而光燄自不可掩。自謙之中。未嘗不自負。若竟作謙詞。便非老杜本色矣。車馬遠來留駐江干。客未免跋涉之勞。公則以逸應之。語意猶云。豈有文章驚海內乎。致客之遠勞如此。

耶。正與上二句相呼應。

遠來訪公者。定非俗客。公詩一飯未曾留俗客。今遇佳客。則淹留竟日。殊未厭也。漢高祖以隋何為腐儒。百年猶云。終身言不改其素也。粗糲豈堪款佳賓。但公自守其腐儒之性。不因客至而改素。此中具見風骨。

既在野外。自不能供給佳賓。但花藥之欄。聊堪寓日。佳賓倘不嫌腐儒之歿。雖去而還來。未嘗不可。按此詩。前四句言不應客。至而客至。後四句言無可。

待○客○而○待○客○地○僻○則○無○便○道○相○訪○之○客○老○病○則○無○因○
 我○訪○彼○彼○來○答○訪○之○客○乃○車○馬○交○集○竟○日○淹○留○公○只○
 以○粗○糲○待○之○野○老○之○况○亦○高○亦○傲○亦○倨○亦○恭○末○云○乘○
 興○還○來○看○藥○欄○謂○不○必○訪○我○而○來○也○照○應○豈○有○文○章○
 句○使○通○首○緊○湊○此○與○范○員○外○吳○侍○御○訪○公○草○堂○詩○宜○
 參○看○
 李○望○石○曰○如○此○作○解○詞○人○聲○價○高○人○性○情○種○種○具○見○
 始○信○元○龍○百○尺○樓○與○陳○遵○投○轄○鄭○莊○置○驛○原○不○相○妨○
 若○尋○常○讀○過○不○過○泛○記○往○還○而○已○註○詩○之○妙○在○心○細○

眼○冷○讀○去○字○字○解○顧○千○載○而○下○老○杜○始○遇○知○已○

南鄰

朱山人也公有過南鄰朱山人水亭詩

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苧粟未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
 得食堦除鳥雀馴秋水纜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
 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

郭林宗遇雨而巾角折人皆折角以倣之烏角巾亦
 野人之巾也南史劉巖隱逸不仕常着緇衣小烏巾
 周祈名義考曰園收苧粟未全貧與山農詞歲莫鋤

犁空傍壁呼兒登山收橡栗意同芋栗卽橡栗櫟木
 子也莊子狙公賦芋卽此物今誤作芋栗芋爲蹲鴟
 栗爲策蝟有此二物朱山人且作富翁矣
 慣看賓客公自言數過山亭雖兒童亦慣看而喜見
 與主人莫逆之至也公本言山人之貧却以園收芋
 栗卽爲不貧本言山人喜賓客却以兒童之喜形出
 主人之喜所云相過人不知從此追隨也
 堦除鳥雀馴擾不去正與但見群鷗日日來同一野
 趣公自咏客至則云花徑不掃咏山人水亭則云幽

花滿樹想見好鳥枝頭落花水面真別有天地非人
 間矣

胡孝轅曰貧家人客稀過兒童喜看鳥雀亦不畏人
 下食馴擾此景殊可想第非老杜不能寫出

秋水纜深道目前實景野航山人之航昔晉郭翻乘
 小舟歸武昌安西將軍庾亮造之以其船狹小引就
 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猥辱臨之此固野人之
 航也秋水纜深四五尺水清故見其底野航恰受兩
 三人水淺故僅容舟纜深有作纜添者誤此正言秋

水落僅深四五尺以生下恰受句耳公詩多用受字
 此受字更見奇趣與白魚不受釣並妙
 公過山人由堦除而至航由航而復歸村至日暮言
 旋猶柴門相送秋江月色留連無已所謂歸客村非
 遠殘罇席更移也月色新新字有撒見而驚之意野
 景留連不覺月色又新矣

鶴林玉露云陶淵明移居詩云昔欲居南村非為卜
 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隣曲時來往抗
 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則南村之隣豈

庸庸之士哉杜詩南隣所云錦里先生者固亦非常
 人矣

和裴廸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見寄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此時對雪遙相憶
 送客逢春可自由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為看去亂鄉愁
 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自白頭

按何遜本傳天監中起家奉朝請遷中衛建安王水
 曹行參軍兼記室王愛文學之士日與遊宴建安王
 者南平元襄王偉初封也天監六年遷使持節都督

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右軍將軍揚州刺史七年以疾
 表解州則遜為建安王記室正在揚州故云何遜在
 揚州。廸時依王侍郎縉在蜀公與廸詩云風物悲遊子登
 臨憶侍郎侍郎係故相故云東閣廸在王幕與何遜
 為記室同遜有梅花詩云兔園標節物驚時最是梅
 銜霜當路發映雪擬寒開枝橫却月觀花遶凌風臺
 云云廸之因官梅而動詩興亦與遜同故曰還如何
 遜在揚州。

此時對雪遙相憶公憶裴也送客逢春可自由裴不
 禁思公也寫出彼此遙憶之况逢春即逢花也梅開
 而春意動春至而不得自由狀懷人之態欲絕所送
 者東亭之客所懷者不在東亭之人因此憶彼情況
 益見。邵二泉曰幸尔只寄詩不寄梅若折花來則傷我歲
 暮之情折來且傷歲暮如使至蜀同看則尤起思歸
 之愁矣。江邊公自言也垂垂花帶雪之狀可見對雪句是公

憶○裴○正○與○此○句○隱○映○江○邊○一○樹○朝○夕○相○看○已○足○催○人○
白○頭○况○往○蜀○州○而○看○乎○咏○梅○意○不○在○梅○意○不○在○梅○而○
妙○于○詠○梅○為○千○古○梅○花○詩○特○絕○

堂成

背郭堂成蔭白茅，緣江路熟俯青郊。
檜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烟滴露梢。
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
旁人錯比楊雄宅，懶惰無心作解嘲。

浣花溪在成都城外，故云背郭。言此堂背郭臨江，而
當適郊之路也。公久寓寺中，往來經行，其路已甚熟。

今始成堂于此

蜀中記玉壘以東多檜木，易成而可薪，美蔭而不害。
又有竹名籠籬，宋子京益部方物記，慈竹別有一種，
節間空八九尺者，曰龍竹。檜木易成林，故饒礙日吟
風之葉，籠竹最綿密，故皆和烟滴露之梢。此言堂初
成，不能樹十年之木，聊以易成林之檜木為堂前蔭
庇，易拂雲之竹稍為堂中點綴而已。總是偷安暫棲
之意。

數子猶言生幾子，謂將生子也。古樂府烏生八九子。

端坐秦氏桂樹間言堂既成昔日誓止之鳥今則可
 以生子昔日頻來之燕今始可以定巢也
 楊雄本成都人有田一壥有宅一區是雄終身之居
 也傍人以公初成之堂比楊雄之宅誤矣况雄草太
 玄有以自守故有嘲雄者而雄解之公則暫棲而已
 既非如雄安居之宅亦不必自守其玄又安用解嘲
 乎總謂堂雖成原非公久居之堂也託言懶惰并嘲
 亦不必解意在冕不能為主人公亦不能如雄時之
 附丁傳董賢輩者以附冕則亦隨寓暫安以遂其懶

隋之性而已諸註云有不滿楊雄意甚無謂
 嚴顥亭曰拈出不久居意最醒最確飛鳥曰誓止語
 燕曰頻來隱然有三匝無枝之感且色斯舉矣翔而
 後集鳥猶如此而况人乎乃知少陵字不輕下
 狂夫

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滄浪風含翠篠娟娟淨
 雨裏紅葉冉冉香厚祿故人書斷絕恒飢稚子色淒涼
 欲填溝壑惟疎放自笑狂夫老更狂

北山移文李善註引梁簡文帝草堂傳曰汝南周顥

昔經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懷乃于鍾嶺雷次宗
 學館立寺因名草堂亦號山茨所謂草堂之靈也李
 德裕益州記曰益州草堂寺列書前史一十四人注
 引成都記云在府西七里去浣花亭三里草堂寺自
 梁有之故德裕記又云精舍甚古貌像將傾甫卜居
 浣花里近草堂寺因名草堂乃志云寺枕浣花溪接
 杜工部舊居草堂俗呼為草堂寺此大誤也本傳云
 于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卜居詩浣花流
 水水西頭狂夫詩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滄

浪堂成云背郭堂成蔭白茅西郊詩時出碧鷄坊西
 郊向草堂懷錦水居止詩萬里橋南宅百花潭北莊
 然則草堂背成都郭在西郊碧鷄坊外萬里橋南百
 花潭北浣花水西歷歷可考陸放翁云少陵有二草
 堂一在萬里橋西一在浣花皆見于詩中萬里橋蹤
 跡不可見或云房季可園是也放翁在蜀久無容有
 誤然少陵在成都實無二草堂也
 寰宇記杜甫宅在成都西郭外地屬犀浦接浣花溪
 地名百花潭舊註引冀國夫人事卽崔旰之妾任氏

也。宋人任正一游浣花記云：百花潭見于杜詩，非由
 冀國而得名也。陸游筆記：四月十九日，成都謂之浣
 花，遨頭宴于杜子美草堂滄浪亭，傾城皆出自開歲
 宴游，至是日止。蜀人云：雖戴白之老，未嘗見浣花日
 有雨也。大曆中，崔寧鎮蜀，以任氏本浣花人，重修草
 堂寺，故蜀人因百花潭之名附會其說耳。薛濤亦家
 于潭傍，以潭水造紙為十色箋。李義山詩：浣花箋紙
 桃花色，又可謂潭因薛濤得名矣。
 黃維章曰：解是詩者，謂風含翠篠而其淨娟娟，雨所

潤也。雨浥紅蕖而其香冉冉，風所送也。風中有雨，雨
 中有風，此解甚佳。吾謂杜肯不如是，凡淨從雨說，香
 從風說，此常景常意耳。必從風說淨，從雨說香，乃翻
 常景為新景，翻常意為新意。此老杜精于觀物處。雨
 之洗塵使淨，不如風之捷于去塵，不待洗而淨。含字
 最妙。恒含則恒淨矣。若用吹字，便雅。風中之花味，因
 風驅而遠，香不如雨中之花味，因雨漬而倍有深香。
 浥字最妙。彌浥則彌香矣。若用洒字，便俗。娟娟冉冉
 尤寫出風雨中篠蕖之態。竹葉本輕，風含之則益輕。

而○逸○故○其○逸○致○媚○媚○生○妍○蓮○苞○本○重○雨○浥○之○則○益○重○
 而○垂○故○其○體○勢○冉○冉○婉○弱○狀○物○之○妙○竟○如○兩○幅○美○人○
 圖○
 後漢陳遵為河南太守至官召吏十人作私書謝京
 師故人公意責在厚祿者均屬貧交勢自不暇相顧
 乃厚祿者亦復爾則無復故人之望矣稚子飢餓亦
 屬慣常但淒涼之色見于顏面對之不堪公自言亦
 將欲填溝壑矣若此者惟疎放之故向秀思舊賦嵇
 康志遠而疎呂安心曠而放杜詩每用疎放蓋本于

此謂不能仰面于人也
 韻語陽秋曰老杜避亂秦蜀衣食不足不免求給于
 人如贈高彭州云百年已過半秋至轉飢寒為問彭
 州牧何時救急難客夜詩云計拙無衣食途窮仗友
 生老妻書數紙應悉未歸情答裴道州詩云虛名但
 蒙寒暄問泛愛不救溝壑辱簡韋十詩云因知貧病
 人須棄能使韋郎跡也疎狂夫詩云厚祿故人書信
 絕恒飢稚子色淒涼觀此五詩可見其艱窘而有望
 于改舊也然當時能調之者幾何人哉劉長卿云世

情薄恩義俗態輕窮厄山谷云持飢望路人誰能顏色温余于子美亦云此公自詠其狂以見志也言有堂可居有水可濯竹之淨蓮之香又足以從吾所好吾復何求于世哉是以故人絕問稚子恒飢甚則一身填于溝壑亦惟此疎放而已其老而更狂如此不惟人笑吾亦自笑之矣到底是不肯求人意疎放二字是狂夫本色雖填溝壑亦不能改其疎放之性公詩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正此意也孔子思魯之狂上所云

狂者亦惟不掩其真性也與

觀此詩公殆將飢餓不能出門戶則裴冕待公之薄可知宜公有山陰之興也

客至

公自註云喜崔明府見過按公母崔氏明府其舅氏也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群鷗日日來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盤餐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

舍南舍北公所居也。公自言僻居水鄉，但見水鳥日來，落花滿徑。今客至不能掃逕而迎，惟為君一開蓬門耳。曰：為君開則不為俗客開，可知。餐熟食也，酌酒未漉也。公喜客之至，作真率語以留之。言不能取之于市，故盤無兼味，酒惟舊醅，皆貧家所現有也。

首曰：舍南舍北，公之南隣則朱山人，北隣則王明府也。肯與共飲，竟可呼取而來，見平日忘形之至。盡餘杯盡其舊醅之所餘，肯字是問客之詞。

進艇

廣雅曰：船小而長曰艇，村農所用也。

南京久客耕南畝，北望傷神坐北窓。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雙。茗飲蔗漿携所有，瓷甕無謝玉為缸。

肅宗至德二載，以成都府為南京。從南思北，公觸景皆然。二語特泛，起或坐北窓，無聊因動進艇之興也。

南京南畝，北望北窓。公詩中巧句，亦偶然涉筆耳。偶與老妻乘艇，日色晴和，稚子遂浴于清流，因見蛺蝶。

蝶俱飛芙蓉並蒂曰元相逐曰本自雙實喜妻子追隨比共泛之義雖久客如在家從傷神而聊以自遣也

羊銜之洛陽伽藍記彭城王勰戲謂王肅曰明日顧我為君設邾莒之餐亦有酪奴因此復號茗飲為酪奴招魂濡鬢炮羔有柘漿些註柘諸蔗也鄒陽酒賦醪釀既成綠瓷既啓公有從韋少府乞大邑瓷盃詩云大邑燒瓷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君家白盃勝霜雪急送茅齋也可憐茗飲蔗漿携諸所有言取諸

宮中也瓷鬢想即乞諸韋少府者無謝猶言不讓家有瓷鬢更何必玉缸此與田家老瓦盆無用傾銀注玉同意

所思

思崔漪也漪以吏部摘荊州司馬

苦憶荊州醉司馬謫官樽酒定常開九江日落醒何處一柱觀頭眠幾回可憐懷抱向人盡欲問平安無使來故憑錦水將雙淚好過瞿塘灩澦堆
荊州居江左上游介巴蜀要會瀕城東北納沮澤諸

流昔人謂之海○匱天險○漪以吏部謫荆州司馬公之○
 苦憶正憶其醉也○醉而摘為司馬○恐為司馬而復醉○
 故尤憶其謫官之後○樽酒常開○
 荆州記云○江出岷山○其源若夔口○可以濫觴○在益州○
 建寧滿江縣○潛行地底數里○至楚都○遂廣十里○名為○
 南江○初在犍為○與青衣水汶水合○至洛縣○與洛水合○
 東北至巴郡○與涪水漢水白水合○東至長沙○與澧水○
 沅水湘水合○至江夏○與沔水合○至潯陽○分為九道○
 一柱觀在荆州○按渚宮故事○宋臨川王義慶代江夏

王鎮江陵於羅公洲上立觀甚大而唯一柱麟角類○
 事江陵臺甚大○唯一柱衆梁共之○
 舊註俱云○崔之失志每每向人傾倒○懷抱愚謂既云○
 無使來公何由知其傾倒也○且梗此句在內與下故○
 憑二字不接○惟公懷崔之至○向人即訪其消息○故曰○
 懷抱向人盡此公自憐其懷抱也○懷抱既向人盡矣○
 卒無使者來一問其平安與否○故憑云云也○一直下○
 甚為有情○
 囑付雙淚好好過瞿塘灩澦堆○思甚奇意却甚苦○賴

錦○水○之○順○流○將○之○又○懼○灑○瀕○之○險○波○阻○之○堪○與○懷○李○
 白○詩○水○深○波○浪○濶○無○使○蛟○龍○得○並○讀○
 通○首○俱○是○苦○憶○曰○醉○司○馬○者○望○其○醉○而○忘○遷○謫○也○曰○
 定○常○開○者○未○可○定○之○詞○也○曰○醒○何○處○者○既○憶○其○醉○又○
 憶○其○醒○然○不○知○果○在○何○處○也○曰○眠○幾○回○者○不○知○其○曾○
 幾○回○眠○也○直○至○逢○人○便○問○懷○抱○盡○人○而○傾○終○無○使○來○
 真○一○無○可○憑○矣○所○憑○者○雙○淚○而○已○又○懼○瞿○塘○天○險○阻○
 之○而○不○能○過○此○所○以○為○苦○憶○也○與○
 黃○漢○臣○曰○瓊○瓊○屑○屑○顛○顛○倒○倒○纏○綿○之○極○若○入○子○夜○

竹○枝○體○不○知○添○几○許○情○致○宛○轉○矣○此○則○莽○直○悲○涼○轉○
 益○疎○落○此○少○陵○所○以○稱○老○手○也○

送韓十四江東省親

兵○戈○不○見○老○萊○衣○歎○息○人○間○萬○事○非○我○已○無○家○尋○弟○妹○
 君○今○何○處○訪○庭○闈○黃○牛○峽○靜○灘○聲○轉○白○馬○江○寒○樹○影○稀○
 此○別○應○須○各○努○力○故○鄉○猶○恐○未○同○歸○

此○公○送○韓○省○親○而○作○首○二○句○宜○泛○說○謂○自○兵○戈○以○來○
 父○母○妻○子○離○散○人○之○不○能○如○老○萊○子○衣○班○爛○而○事○親○
 者○多○矣○因○嘆○息○世○間○之○人○有○親○且○不○得○事○則○萬○事○俱○

非○又○何○足○道○故○次○聯○繫○接○我○等○弟○妹○君○訪○庭○閣○
 公○家○在○長○安○而○弟○妹○不○在○長○安○家○中○故○曰○無○家○尋○弟○
 妹○江○淮○吳○會○皆○名○江○東○時○江○淮○大○飢○民○聚○山○谷○為○盜○
 故○曰○何○處○訪○庭○閣○
 水○經○江○水○又○東○逕○黃○牛○山○注○曰○黃○牛○灘○南○岸○重○嶺○疊○
 起○最○外○高○崖○間○有○色○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成○就○
 分○明○此○崖○既○高○加○江○湍○紆○迴○雖○途○經○信○宿○猶○望○見○此○
 牛○故○行○者○謠○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寰○宇○記○王○僧○達○
 為○荆○州○刺○史○大○水○江○溢○堤○壞○刑○白○馬○祭○江○神○酌○酒○於○

江○水○退○堤○出○薛○道○衡○詩○征○塗○非○白○馬○水○勢○類○黃○牛○
 按○峽○逢○水○漲○則○高○下○勢○成○一○片○灘○石○沒○而○衆○聲○總○歸○
 於○一○聲○聲○以○喧○而○不○聞○轉○折○之○殊○惟○冬○後○水○退○則○水○
 勢○減○喧○就○靜○而○各○灘○高○下○鳴○咽○曲○水○每○轉○一○灘○別○有○
 一○灘○之○聲○入○耳○不○同○靜○字○轉○字○善○寫○曲○折○樹○逢○零○落○
 則○葉○影○少○只○存○樹○影○寒○江○陰○氣○常○聚○日○光○黯○淡○故○樹○
 影○並○稀○此○言○韓○到○江○東○訪○庭○閣○從○黃○牛○峽○白○馬○江○而○
 去○也○曰○靜○曰○寒○亦○見○寇○亂○淒○涼○意○
 韓○去○則○與○公○別○矣○各○努○力○者○我○等○弟○妹○君○訪○庭○閣○須○

各竭其力也。從此一別，年訪各天，恐故鄉猶不得同歸也。韓往江東，既非故鄉，我滯蜀中，亦與汝之不得歸同矣。送故鄉之人，不得為故鄉之歸，臨別倍為黯

然。王十七侍御掄許携酒至草堂奉寄此詩，便請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

黃鶴註：王侍御終于彭州刺史，公有哭王彭州掄詩。此詩云：皂蓋能忘折野梅，當是元二年冬作。時高適刺蜀州，高在蜀則有城守，不應可邀至草

堂。意是高同崔光遠平段子璋後，崔不能戢將士，以至大掠。天子怒，命適代其節度。至成都，故邀致之。然公今詩不曰高尹，而仍謂為高使君。又是年建子月，光遠卒，建丑月，旋以嚴武為成都尹，則適實未嘗代光遠為尹。或是捭節度事而在成都也。錢牧齋曰：唐制，節度使闕，以行軍司馬捭知軍府事，未聞以刺史也。舊史載高適代崔光遠為成都尹，以為捭非也。

老夫卧穩朝慵起，白屋寒多暖始開。江鶴巧當幽徑浴，

鄰鷄還過短墻來。繡衣屢許携家醞。皂蓋能忘折野梅。戲假霜威促山簡。須成一醉習池廻。

題是侍御與使君却先從自身及家間為景便占地。步自茅覆屋曰白屋。慵起始開蕭條之中具有氣岸。暖始開只是避寒氣。候暖而始開也。適見鶴當徑浴。鷄過墻來。此是白屋中常景。如此幽野之中。綉衣皂蓋忽來喧熱。從極冷寫到極炎。布置甚奇。漢侍御繡衣出討姦猾治大獄。續漢志二千石皂蓋。朱兩幡。繡衣謂王掄皂蓋謂高適也。霜威御史霜臺。

之威借王促高也。高時為蜀州刺史。故用太守皂蓋。又用襄陽守事。以比之。按簡傳無習池事。惟襄陽記有云。峴山南習郁大池。山季倫每臨此池。大醉而歸。白屋之中。短墻幽徑。僅堪供老夫之穩卧。豈復知有繡衣皂蓋。今繡衣之來。止携家醞。皂蓋之至。僅折野梅。是二公能忘其貴。以與白屋相親也。一醉習池。仍醉于野人之池耳。

寄社位
自成都赴青城時作



近聞寬法離新州想見歸懷尙百憂逐客雖皆萬里去
悲君已是十年流干戈况復塵隨眼鬢髮還應雪滿頭
玉壘題書心緒亂何時更得曲江遊

王應麟困學記聞云按李林甫傳杜位林甫諸壻也
少陵杜位宅守歲詩四十明朝過年譜謂天寶十載
時林甫在相位盍簪列炬之盛其炙手之徒歟又寄
杜位詩近聞寬法離新州其流貶新州亦以林甫故
唐志新州屬嶺南道至京師五千五十二里
按位公之姪嘗爲考功郎中以朔州刺史貶新州時

移近郡觀公送栢別駕赴江陵詩題則位以行軍司
馬在江陵矣尙百憂者雖離貶所尙未得還鄉也
逐客皆萬里流者非止位也十年流蓋自天寶十一
載至今爲十年公守歲位宅是天寶十載明年位卽
遭貶也

時段子璋反東川與江陵逼近故曰塵隨眼
郭璞江賦玉壘作東別之標李膺益州記云玉壘在
沉黎郡去蜀城南八百里卽灌縣也青城山亦在灌
縣公自註位京中有宅近西曲江公從玉壘寄書與

位○思○共○為○曲○江○遊○也○後○位○與○公○同○在○嚴○武○幕○此○時○尚
 未○相○見○通○首○俱○用○虛○字○纏○綿○近○聞○朝○廷○之○寬○法○不○覺○為○汝○喜○
 卽○想○見○汝○之○歸○懷○尚○不○能○無○憂○所○以○如○此○其○憂○者○逐
 客○雖○皆○萬○里○悲○君○已○是○十○年○也○况○復○干○戈○在○眼○歸○路
 難○期○還○應○白○髮○滿○頭○非○復○少○壯○我○所○以○在○玉○壘○而○題
 書○寄○汝○心○緒○俱○亂○也○故○鄉○之○遊○不○知○在○于○何○日○耳○此
 是○一○紙○家○書○率○真○抒○寫○不○復○致○飾○曰○近○聞○曰○想○見○曰
 當○曰○雖○皆○曰○已○是○曰○况○復○曰○還○應○曰○何○時○更○得○無○數

虛○字○情○文○歷○亂○正○寫○出○心○緒○亂○三○字○骨○肉○之○誼○溢○于
 言○外

冀○芝○麓○曰○同○一○貶○竄○也○鄭○虔○台○州○之○流○自○論○死○滅○等
 猶○曰○嚴○譴○社○位○在○新○州○去○國○萬○里○長○流○十○年○始○離○貶
 所○乃○曰○寬○法○蓋○虔○身○陷○賊○中○不○能○自○脫○其○情○可○原○樗
 散○投○荒○其○罰○已○酷○當○時○李○峴○論○崔○器○呂○諲○用○法○深○刻
 正○謂○此○也○位○則○林○甫○之○壻○權○奸○擅○國○流○毒○天○下○釀○成
 漁○陽○鞞○鼓○之○禍○未○正○典○刑○猶○有○餘○憾○觀○位○於○林○甫○相
 時○盍○簪○列○炬○之○盛○氣○焰○如○此○林○甫○既○敗○僅○加○貶○謫○復

從量移可不謂曠蕩之恩乎只嚴謹寬法四字便見老杜春秋之筆

陪李七司馬皂江上觀造竹橋即日成往來之人免冬寒入水聊題短作簡李公

黃鶴曰梁權道編此詩在寶應元年成都作然後有詩題云李司馬橋了承高使君自成都回則橋不在成都詩亦不在成都作甚明當是上元元年在蜀州作

寰宇記鄒江一名皂江自永康軍百丈水南流入

蜀州江源界方輿勝覽皂江水環郡城中

伐木為橋結構同褰裳不涉往來通天寒白鶴歸華表日落青龍見水中顧我老非題柱客知君才是濟川功合歡却笑千年事驅石何時到海東

題本是造竹橋却云伐木為橋言其制度之堅密不異木橋也故曰結構同詩褰裳涉溱往來皆通無寒涉之患便含合歡二字

胡孝轅曰異死太康二年冬大雪南州人見二白鶴語于橋下曰今寒不減堯崩年也用此事舊註作了

令威化鶴事誤楚詞麾蛟龍以梁津橋可稱龍又橋以竹造兼借費長房葛陂竹化為龍事上句言橋下句言竹橋也舊註俱誤

華陽國志蜀城北十里有昇仙橋送客觀司馬相如初入長安題其柱曰大丈夫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也書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此言我已衰老無復用世之志若李君者實濟川才也合歡謂造橋與觀橋者共落其成併往來通濟之人無不歡欣鼓舞也笑字從歡字來惟歡其即日成故

笑其千載無成

齊地里志秦始皇作石橋欲過海觀日出處有神人驅石下海石去不速神輒鞭之石皆流血千年事何時到俱對即日說驅石對竹橋說驅石之難成不若竹橋之易成也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題云江上值水如海勢篇中不言海勢聊短述而已水檻二句正是短述也寶應元年春作

為人性癖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渾漫興

春來花鳥莫深愁新添水檻供垂釣故着浮槎替入舟

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
此公自叙一生從少壯至老以此自定為人即以此
自定為詩首為人二字與孔子女奚不曰其為人也
同為人有為人之性而公之性獨癖耽佳句者其性
之癖也一句中三四層折語不驚人死不休自狀其
耽佳句之癖性次句解上句法然此皆少壯時事在
少壯時謂此癖性雖死不休不意老去而詩篇大不
然只渾漫興而已回思耽佳句之時必欲作驚人語

何其癖也

春來謂老去之春也莫深愁從花鳥說甚奇刻畫萬
物之情狀使無得道于吾之筆下此亦花鳥所深愁
也公自狀其詩能令人驚又能令花鳥愁正與狀美
人者鳥見之高飛魚見之深潛同一意今花鳥且莫
愁况驚人乎此所云渾漫興也
新添水檻供垂釣則是再修水檻時也按公廣德二
年作水檻詩云遊子久在外門戶無人持高岸尚為
谷何傷浮柱歆是公自闕州歸水檻已歆損矣今云

新添當是寶應元年春也。浮槎替舟，則不能泛海。可知二句總言海勢之難狀。故短述如此。短述只此二句，遂緊接云：焉得思如陶謝手？今渠述作與同遊，公有晚年詩法，窺陶謝之句。至老而始思陶謝手，可見耽佳句時，反未免忽之。至以述作讓之，渠願附同遊之列，正不耽佳句之一証也。若必欲形容水如海勢，仍未免欲作驚人語，聊短述者，渾漫興也。舊註謂水如海勢，非短述所能盡，還須讓之陶謝。尚隔一層。

盧德水曰：安得二句，恨我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兩意俱有。漢祖歌大風，而惜世少韓彭；阮藉登廣武，而歎時無劉項。千古英人，同一感慨。宋人嘗謂詩家如淵明，猶孔門視伯夷，誠為確論。然則集大成手，當還子美。子美渾涵汪洋，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乃歆然不居，追思陶謝述作，識力愈老，意念愈平。豈復作驚人之想？公絕句云：熟知二謝將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可見二謝之能事正在不苦用心處。

黃漢臣曰老杜論詩不一而足此只輕輕拈出漫興二字善作賦者謂有意無意之間漫興之妙恰在個中却從水勢如海觸景興懷昔人論文取義于風水相遭東坡亦云吾文如萬斛之泉隨地而出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皆為漫興二字寫照公之借水論文正此意也到此則曲折變化歸于自然性癖耽佳語必驚人種種文人習氣俱用不着直是禪家懸崖撒手心空及第時非陶謝誰足當之靖節詩冲和閒淡世所共知至靈運之春艸池塘玄暉之澄江

靜練皆絕去雕績與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相為伯仲宜公之辦香必以陶謝並舉也然則退之以光燄萬丈推尊微之以排比舖陳歎為獨絕尚未窺公未後句在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公豈欺我哉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黃鶴曰稱公而不曰鄭公未封鄭也此為中丞大夫時故後篇云中丞嚴公枉沐旌麾即中丞枉駕見過也寶應元年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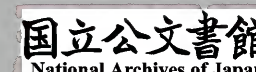
拾遺曾奏數行書懶性從來水竹居奉引濫騎沙苑馬



謝安不倦登臨費阮籍焉知禮法疎
在沐旌麾出城府草茅無徑欲教鋤

按公為左拾遺上疏救房琯此所云曾奏數行書也
因疏奏貶官華州後遂棄官從此便水竹居矣
唐拾遺職掌諷諫及供奉趙次公曰拾遺掌供奉則
騎馬以奉引師古曰唐于沙苑置坊監養馬公有沙
苑行此句承拾遺幽棲句承懶性言昔乘官馬以充
奉引實為冒濫今日幽棲釣魚乃真適也
晉謝安于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子姓往來遊集

肴膳亦屢費百金此喻嚴公屢過草堂携酒餽遺無
倦色阮籍性疏懶禮法之士疾之如讐孔毅夫續世
說嚴武為成都尹甫與武世舊待遇甚隆于浣溪里
種竹植木結廬枕江縱酒吟咏與田峻野老相蕩狎
武過之有時不冠故武詩云何須不着鷄鶩冠而公
解其嘲曰阮籍焉知禮法疎也
卜居賦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洪容齋隨筆曰古人
酬和詩必答其來意如武寄杜云興發會能馳駿馬
終須重到使君灘杜則云在沐旌麾出城府草茅無



徑欲教鋤。此所云和意也。

上四句相承。顯然易見。下四句以謝安比嚴。起下。在。沐。以阮藉自比。起下。草茅通首。章法奏逼人。未看出。惟不倦登臨。故能枉旌。以出府。惟焉知禮法。故雖茅。徑亦不鋤。至于旌麾出矣。而始欲教鋤。鋤必待教。教。鋤。而曰欲正見禮法之疎。併上幽棲。懶性一齊收拾。八句只如一句。

附嚴武寄題杜二錦江野亭

漫向江頭把釣竿。懶眠沙草愛風湍。莫倚善題鸚鵡賦。

何須不着駿驥冠。腹中書籍幽時曬。肘後醫方靜處看。興發會能馳駿馬。終須重到使君灘。

黃維章曰：因嚴有漫向江頭把釣竿之句。故杜曰幽棲真釣。因嚴有懶眠沙草愛風湍之句。故杜曰從來水竹因嚴有馳馬直到之句。故杜曰無徑欲鋤。句句相映。新書鈞簾欲殺甫之語。最為誣妄。余觀子美集中詩。凡為武者幾三十篇。送其還朝者曰：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喜其再鎮蜀。曰：得歸茅屋赴成都。真為文翁再剖符。此猶武在時語。至哭其歸櫬。及八哀。

詩記室得何遜。韜鈴延子荆。蓋以自况。空餘老賓客。身上愧簪纓。又以自傷。若果有欲殺之怨。必不應眷眷如此好事者。但以武詩有莫倚善題鸚鵡賦之句。故用證前說。引黃祖殺禰衡為喻。武寧肯以黃祖自比乎。

嚴中丞枉駕見過

上元二年十月。崔光遠卒。十一月。合劍南東西兩川為一道。廢東川節度。以嚴武為成都尹。故曰中丞。此詩寶應元年作。

元戎小隊出郊坰。問柳尋花到野亭。川合東西瞻使節。地分南北任流萍。扁舟不獨如張翰。皂帽應兼似管寧。寂寞江天雲霧裏。何人道有少微星。

詩元戎十乘。註元大也。謂戎車也。用以自隨。非出征故隊小。

公自註嚴自東川除西川。勅令兩川都節制。以武初鎮東川故也。是時合兩川為一道。故曰川合東西。瞻使節。自蜀望長安為北。蜀為南。流萍之嘆。從南嘆也。公家在北。故無日不思北。去北則流萍矣。

張翰字季鷹會稽人晉惠朝齊王同辟為東曹掾因
 秋風起思吳中菰米蓴菜鱸魚遂引去管寧字幼安
 漢魏之際居遼東三十年魏明帝具安車蒲輪聘之
 不就家貧好學坐一藜床五十年當膝處皆穿在家
 嘗着皂帽布裙而已公正美二子之得遂其志也翰
 以不就東曹掾故歸吳中寧以不就魏主聘故甘家
 居二公非無人知之而決志隱退得成就其品行之
 高公欲兼二子而有之也
 扁舟四句緊相呼應張翰棄東曹掾而歸吳公以謫

官而晉罽踪跡相同人所知也至管幼安終身不仕
 似與公獻賦得官拾遺抗疏者不同不知公雖常通
 籍朝端及其遭逢喪亂嘔崎兵火流離顛沛久滯西
 川扁舟去國與季鷹畧同而低頭小冠杜門吟咏直
 與幼安避地遼東皂帽木榻若將終身無異故曰不
 獨曰應兼則公所竊比可知下遂接以何人道有少
 微星之句少微一名處士正指幼安一輩昔吳中高
 士以月犯少微求死不得如戴逵謝敷皆始終不出
 者則其占驗所屬可知公蓋始終以幼安自擬謂微

官之累不如處士之高。至今日而寂寞。江天始得遂。烟霞痼疾。泉石膏肓之致耳。何人道有少微星。卽子瞻漸喜不爲人識意也。

李望石曰：于中丞枉駕之時，反堅野亭處士之志。則知嚴武非能薦公者，不如菰蓴却聘寂寞。江天得自存其傲骨，曰何人道有少微星。何人二字，明指嚴公。徒枉草廬而不能識公。此語感慨抱負，無所不有。隱然有中原莫道無麟鳳。自是王家結網疎之意。誰爲披雲霧而見其人者乎。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携酒饌得寒字

黃鶴曰：旣題云嚴公，則是寶應元年嚴未赴召時。作按舊史：元年四月庚戌朔十八日丁卯，肅宗崩于長生殿。是月二十日己巳，代宗卽位。史云代宗卽位召武者，非卽位之日也。七月武始還朝。故五月猶能枉駕草堂。

竹裏行厨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關使者徵求急，自識將軍禮數寬。百年地僻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看弄漁舟移白日，老農何有罄交歡。

嚴公自携酒饌來就公飲故曰行厨玉盤金鞍言嚴公酒饌之盛從騎之都足以驚耀隣里光輝草堂也莊子顏闔守陋閭魯君之使者至闔對曰恐聽者謬而貽使者罪不若審之此言嚴公所以臨草堂者非因中使徵求處士之急實由嚴公禮貌賢者從容寬大也公詩喜用寬字如誰家數去酒杯寬亦寬展之義故禮數寬只就携饌枉臨上說正與公詩朝廷故舊禮數絕反看舊註俱以使者謂嚴公之僕從以徵求謂嚴使催促行厨陋劣甚矣

百年言久也此地久僻而柴門又迥今時已當五月江深而氣猶寒何敢煩長者之車轍乃嚴公看弄漁舟至于竟日老農何所有以罄其交歡也何有應行厨賓主互答曰交歡單復曰何有于老農而盡歡若是亦有義味

野望

黃鶴曰公以寶應元年四月送嚴武至綿州遂入梓州秋挈家往梓此必未去綿時在成都作也

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萬里橋海內風塵諸弟隔

天涯涕淚一身遙。惟將遲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聖朝。
跨馬出郊時極目。不堪人事日蕭條。

按高適傳上皇還京復分劍南為兩節度百姓疲于
調度而西山三城列戍以備吐蕃適上疏論之不納
此言野望之際遠則見雪嶺近則見南浦因思備寇
方巖流落異地風塵滿眼諸弟隔絕徒自涕淚于天
涯而已今老病侵尋微忱莫效蓋志虛存乎立功而
事實歉于報主也史謂人憐其忠者其以是夫
徐儻曰一身祇以供多病而不以報聖朝則天涯

涕○淚○豈○徒○以○哭○吾○私○

曰極目無所不望也無所不望而眼中人事無所不
蕭條公之感傷不止在蜀也明年吐蕃果陷京師西
山諸州皆沒

秋盡

秋盡東行且未迴茅齋寄在少城隈籬邊老却陶潛菊
江上徒逢袁紹杯雪嶺獨看西日落劍門猶阻北人來
不辭萬里長為客懷抱何時得好開

按寶應元年七月嚴武召還公送至綿州未幾蜀有

徐知道之亂因入梓州是秋自梓州歸迎家因再往梓時秋已盡矣梓州為東川故云東行且未迴者從此挈家而去迴茅齋之期未可卜也少城城外小城也張儀所築在成都大城之西隈水曲也公戀戀于茅齋祇以嚴武既去又逢知道之亂不得不舍之而行曰寄在者未忍割之辭也洪容齋隨筆曰益州刺史治大城蜀郡太守治少城皆在成都猶云大城小城時當秋盡菊正盛放之時公既去則菊任其自老耳

嚴寄公詩有離下黃花菊對誰之句典畧云劉松袁紹在河朔三伏之際盡日酣飲以避一時之暑號為河朔飲公憶仲夏嚴公枉駕草堂曾逢避暑之飲今嚴已入朝草堂亦虛寄故曰徒逢也洞陽公曰羈旅如此借袁紹事以言酒言時隱與秋盡照應慨嘆伏日之飲則有矣而秋菊之飲則虛度耳此倒句法一徒字有幹挽力感慨深至邵二泉曰此時雪嶺無人可到但可望日落而已徐知道兵據劔閣故曰猶阻北人來洞陽公曰雪山劔

門皆蜀境吐蕃叛寇交阻西北不通用西日北人開
 字見意感嘆時事欲絕
 按公自梓至成都移家復自成都入梓往來遷徙之
 勞匍匐道路之苦奚啻萬里長為客然亦不敢辭也
 所恨者既憂身復憂君懷抱鬱塞無時得好開耳公
 奉待嚴詩云一生懷抱向誰開然則公之懷抱雖向
 武猶未開也又云春來准擬開懷久是必離蜀而後
 得開則好開真未有時矣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錢穀齋曰寶應元年十一月官軍破賊于洛陽進
 取東都河南平史朝義走河北李懷仙斬其首以
 獻河北平此詩公在劍外聞捷書而作也通鑑廣
 德元年十月雍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僕固懷恩
 副之討史朝義發官軍至洛陽朝義東走懷恩進
 克東京使其子瑒追及莫州圍之明年正月朝義
 犯圍北走幽州李懷仙遣兵追之朝義窮蹙自縊
 于林中懷仙斬其首以幽州降田承嗣以莫州降
 此所云收薊北也似誤一年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首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薊北之信公直望眼欲穿滿腔願望忽從劍外遙傳而來似信非信忽傳二字便驚喜欲絕初聞而先之涕淚為君而涕淚也曰滿衣裳一腔忠悃不自知其橫溢矣却看妻子然後及妻子也此時我之愁已不知何在矣漫卷詩書意即欲歸也隨卷隨喜喜而欲狂于是且放歌且縱酒幾忘其首之白

而狂態莫禁也當此春色伴我長途此行非他適正好還鄉也

巴縣有巴峽巫山縣有巫峽襄陽屬楚公先為襄陽人祖依藝為鞏令徙河南父閑為奉天令又徙杜陵公生于杜陵其田園則在洛陽也此二句言還鄉之所經歷峽險而狹故曰穿襄水順而易故曰下黃維章曰杜詩之妙有以意勝者有以篇法勝者有以俚質勝者有以倉卒造狀勝者此詩之忽傳初聞却看漫卷即從便下倉卒間寫出欲歌欲哭之狀使



人千載如見

野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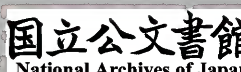
寶應元年十一月往射洪作

金華山北涪水西仲冬風日始淒淒山連越嶲蟠三蜀
水散巴渝下五溪獨鶴不知何事舞飢鳥似欲向人啼
射洪春酒寒仍綠目極傷神誰為携

題是野望山遙水遠還題野字首句是遠望所見次
聯以山水二字分承與立春吹笛二詩同格結到無
酒可飲益增野望之况目極二字明點望字

方輿勝覽金華山在梓州射洪縣寰宇記涪江在郫
縣西二百里自涪城縣東南流入縣界合中江東流
入射洪縣界水經云涪江水又東南合射江今射洪
縣南有此水

首言山水環抱陸盡蜀界波連楚界包舉弘濶曰仲
冬風日始淒淒冬候寒遲善寫地密氣温之狀
寰宇記嶺州越嶲郡本益州西南外夷地漢武帝以
邛都之地為越嶲郡郡有越水嶺水皆出深羗界南
歷本郡故名越嶲郡三蜀註見前



寰字記巴州北水一名巴嶺水一名渝川水一名宕渠水渝川今隸巴縣郭棐西陽正祖云五溪皆槃瓠子孫所居其後為巴春秋時楚子滅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五溪各為一溪之長至秦昭襄王伐楚取其地因謂之五溪蠻五溪之間與巴渝同俗其地相錯埒然也故杜詩云水散巴渝下五溪按曰連則勢甚長曰蟠則又蓄縮曰散則勢甚分曰下則又合流四字中山水之遠近皆見郭青螺曰金華山之北涪水之西仲冬風日始覺淒

淒寒何遲也山連越嶲蟠為三蜀隣于滇水也水散巴渝下流五溪隣于楚也俱在南荒其寒之晚無足異者

獨鶴飢鳥亦野望所見公當此風日正淒觸景愁悶見獨鶴之舞不知其何事而舞如所云盤渦鷺浴底心性也飢鳥之啼似欲向人而啼不覺與之同悲也一舞一啼堪寫欲哭欲歌之景元和郡縣志梓潼水與涪江合流急如箭奔射涪江口蜀人謂水口為洪因名射洪酒煖色綠射洪寒輕

故酒仍綠也。寒仍綠。應始。凄凄。公當極目野望之際。無限傷神。無人携酒以消愁。倍增客行之傷感耳。嚴顯亭曰。射洪春酒。至寒仍綠。目極傷神。無有携來。醉翁之意。豈在酒哉。益見其獨且飢也。若果因射洪之酒。極目傷神。以望之。非所以語公矣。

奉寄別馬巴州

巴州在閬州東。今為巴縣。公自註。時除京兆功曹。在東川。

勲業終歸馬伏波。功曹非復漢蕭何。扁舟繫纜沙邊久。

南國浮雲水上多。獨把魚竿終遠去。難隨身翼一相過。

却君未愛春湖色。興在驪駒白玉珂。

後漢書。馬援字子淵。封伏波將軍。勲業終歸。以伏波期巴州也。

西溪叢語。劉貢父以蕭何未嘗為功曹。疑此詩為誤。按史。高祖紀。蕭何為沛主吏掾。孟康註曰。主吏。功曹也。吳志。孫策謂虞翻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為吾蕭何守會稽耳。今日功曹非復漢蕭何。非止用功曹故事。蓋公有大志。恒以稷契自許。區區



蕭何已非其素志。况所補之功。曹不過一卑秩耳。非復蕭何之功。曹也。伏波之勲業。當終歸馬巴州。而蕭何之功。曹誰比。公為蕭何者。蕭何且不能比。又何怪其志在雲水間。長為漁翁以終老也。公久欲南下。故繫舟沙邊。因言南國雲水相接。終當持竿作老漁。但恨不能奮飛。一別巴州而遠去耳。春湖乃巴州之春湖。未愛春湖。言馬欲離之而去也。舊註俱云洞庭湖。公欲下荆南。馬巴州豈亦欲下荆南乎。

前漢書儒林傳。王式為博士。既至舍。共持酒肉。勞式。博士江公心嫉式。謂歌吹生曰。歌驪駒。其詞曰。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珂馬口中鳴珂也。以白玉為之。舊註俱云巴州之興。不在洞庭。而在鳴玉趨朝也。愚按驪駒之歌。乃速其出門者。此亦止言出門之興。且不必說到早朝。公意云。同一欲去也。我之志。則在雲水。故雖有功曹之召。而不赴巴州之興。則在歌驪駒以速離巴州。宜伏波勲業可終歸也。送路六侍御入朝。

童稚親情四十年中間消息兩茫然更爲後會知何地
忽漫相逢是別筵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于綿
劍南春色還無賴觸忤愁人到酒邊

公與路六侍御係總角交今屈指四十年矣中間音
問不通方切思念忽爾相逢又是別筵會合之難離
別之易如此公所以深感也先曰後會後曰相逢是
倒插句法

桃花柳絮本可悅之景曰紅勝錦白于綿益見其可
悅然非愁人所願見故曰不分曰生憎不分即不忿

也。正是忿意。公善以方言里諺點化入詩句中。

春色還無賴。言桃花柳絮狼藉無賴也。酒筵原是歡
會。今以相別之故。彼此含愁于茲。乃見親情之久。花
絮飄落于酒筵之傍。適以忤其心而觸其愁。益見其
無賴耳。

按此詩正從相反處形出親情。首曰四十年乃消息
茫然。則時雖多而會期無幾也。本喜今日之相逢。乃
先之以後會無地。則自此以往。又不知幾何年始得
會也。桃紅柳白。正堪佐歡會之筵。乃見之而憎。觸之

杜詩集 卷之二 八

而○愁○春○色○無○賴○此○會○益○增○無○賴○也○對○酒○即○可○消○愁○乃
酒○邊○皆○愁○有○觸○皆○忤○舉○目○是○離○筵○別○緒○也○寫○出○童○稚
親○情○藹○然○慘○然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黃鶴曰長安亦有香積寺代宗為元帥率諸軍屯
于香積寺是也此寺在梓州涪城縣故以涪城縣
冠之涪城在梓州西北寰宇記香積山在涪城縣
東南三里北枕涪江

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腰官閣迥添愁含風翠壁孤雲細

昔日丹楓萬木稠小院迴廊春寂寂浴鳧飛鷺晚悠悠

諸天合在藤蘿外昏黑應須到上頭

按香積山頂上有寺中有官閣寺冠山俯江而山腰
之閣又臨流也首曰寺下末曰上頭俯仰一山盡該

八句中

公每言愁言悶說來却不見可愁可悶如此詩江深
不流寫出浪恬風靜何故便愁公至山腰迎官之閣
迥然添愁此不可解也
含風翠壁昔日丹楓此是山腰之景惟含風故翠愈

杜詩集 七言律 辛丑

顯山壁翠。無烟霧之迷。故但見孤雲之細。因背日。故丹愈明。楓色丹映萬木之色。故益覺萬木之稠。春天不應有楓。丹應是偶有楓樹。故預言之。小院迴廊。指官閣言。浴鳧飛鷲。指春江言。公總因流離遷徙。懷鄉念國。觸景皆愁。故合四句。皆迴添愁也。諸天寺中之神佛也。寺踞山之最高處。公在山腰望之。藤蘿遮蔽。隱隱若即而實不可見。故作遙擬之詞。曰。諸天合在藤蘿外。昏黑諸註俱云。日莫愚謂。即藤蘿之昏黑也。山腰之景迥然而明。藤蘿之外杳然而

昏○總○形○容○諸○天○之○高○高○在○上○應○須○到○上○頭○始○知○之○今○則○藤○蘿○昏○黑○不○易○辨○也○若○作○日○莫○便○直○遂○無○理○趣○矣○偽○蘇○註○造○為○常○惛○侍○煬○帝○遊○寶○山○帝○曰○幾○時○到○上○頭○惛○曰○昏○黑○應○須○到○上○頭○諸○註○無○不○沿○襲○堪○供○大○噓○又○送○辛○員○外○魯○嘗○年○譜○云○公○送○辛○員○外○暫○至○綿○今○詩○云○直○到○綿○州○始○分○首○則○魯○之○說○為○是○廣○德○元○年○作○惠○義○寺○在○梓○州○此○公○于○惠○義○寺○園○餞○送○辛○員○外○作○也○先○有○絕○句○故○此○云○又○送○

雙峰寂寂對春臺萬竹青青照客杯細草留連侵坐軟
殘花悵望近人開同舟昨日何由得並馬今朝未擬回
直到綿州始分首江頭樹裏共誰來

首四句皆寫惠義寺園別筵之景雙峰寂寂萬竹青
青景物不移行旌已動最是送別悵懷寂寂而對春
臺臺皆春色青青而照客杯杯以祖行于春色留連
杯酒勸酬之際正有不能不分首之意故下再申言
二句

細草本無情之物當此若留連而侵坐坐為之軟是

細草解留人也侵坐軟見可久坐之意殘花本即去
之景當此若悵望而近人殘而復開是殘花又留人
也近人開見不忍離人之意
下四句言不忍別之况隔日必與諸公為泛舟之遊
何由得言佳會難再也感嘆昨日之同舟亦不可再
得則昨日猶未別今朝則已行矣今朝雖行猶當並
馬而去此去亦未擬即回是今朝猶並馬也直到綿
州則不得不分首矣預道惜別之詞江頭樹裏公之
歸路也辛巳別去公則獨歸曰共誰來別况凄其欲

絕送客之途已盡。送客之情無已。公子員外。繾綣綢繆如此。真有黯然銷魂。不能自持者與。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得開字。

大家東征。逐子回風生。洲渚錦帆開。青青竹笋迎船出。白白江魚入饌來。離別不堪無限意。艱危須仗濟時才。黔陽信使應稀少。莫怪頻頻勸酒杯。

家音姑尊長之稱。如婦之于姑也。漢和帝號曹世叔之妻班昭為大家。子毅為陳留長垣縣長。大家隨至。官作東征賦曰。余隨子乎東征。曹之東征。言其之官。

之時。王十五之侍母。乃之官。後復還家也。因其欲歸。遡其初至。舊註謂侍母之官。誤。

張瑄疑耀曰。楊用修謂大家東征。逐子回。須改逐為將。乃佳。因詩有不遡將母。又古樂府一母將九雛。杜豈不知者。其用逐字。原有深意。婦人三從。其一從子。逐即從義也。意不在將。而在從。語不以從而以逐。正詩家三昧。以將字易之。不亦淺乎。風生洲渚。為王送行也。侍母而行。風亦送之。公羨其開帆。為侍母歸羨也。

竹筍江魚隱用孟宗姜詩事言王侍母歸養不待到
家自有迎船之筍入饌之魚也

王伯厚地里通釋黔中漢改為武陵郡今鼎豐辰沅
黔州之地按詩中有回字題中有還字王判官必黔
陽人宦于蜀者今奉母歸養故公與王別也不堪而
有無限意者以今日蜀中安危全仗其才堪濟乃一
且扶持而歸故深為蜀中惜耳洞陽公曰是期願意
欲其早還任也從此相隔黔陽甚遠安得有信使往
來臨別之際不覺勸酒頻頻也前四句言王之歸養

後四句公與王別之情諸註支離不達

黃草

黃草峽西船不歸赤甲山下行人稀秦中驛使無消息
蜀道兵戈有是非萬里秋風吹錦水誰家別淚濕羅衣
莫愁劔閣終堪據聞道松州已被圍

水經注涪州之西有黃草峽山高險絕赤甲山在夔
州此言道路梗塞水行之船不得歸陸行之人亦稀
少也洞陽公曰叙得涪州夔州各方叛亂只船不歸
行人稀自見

秦中驛使黃鶴註謂李之芳使吐蕃非也廣德元年吐蕃逼長安代宗出幸陝州吐蕃立廣武承宏為帝此莫大之變也公時在梓州思念秦中莫得其消息謂置郵之傳無如驛使今併驛使不通故念之切也蜀道兵戈指徐知道之亂有是非者相傳失真疑是非也公辭成都草堂至梓纔百里而是非莫得其真傳亂離景象大率如此公甫離成都其魂夢猶在萬里橋錦江水故憶去年知道之亂不知誰家飄散別淚沾襟也曰秋風曰羅

衣其亂正在初秋時

考紀事本末廣德元年十二月吐蕃陷松維保三州西川節度使高適不能救於是劍南西山諸州亦入于吐蕃公作此詩時已聞被圍尙未陷也去年八月知道已為其下所殺故不愁劍閣之終據而祇憂松州之被圍劍閣之據事之易解者也松州之圍事之逼切者也曰莫愁終堪據曰聞道已被圍讀去了然按此詩諸註俱云指崔旰叛蜀考崔旰之殺郭英乂在永泰元年兩年前松州已陷安得云聞道被圍且

崔○肝○未○嘗○據○劍○閣○也○至○云○嚴○武○破○吐○蕃○七○萬○衆○之○後○
 吐○蕃○又○圍○松○州○按○史○未○嘗○有○再○圍○之○事○黃○鶴○曰○是○時○
 公○在○梓○閬○不○應○言○錦○水○殆○是○因○兵○戈○而○思○成○都○故○云○
 黃○草○峽○西○船○不○歸○赤○甲○山○下○行○人○稀○亦○是○因○山○南○之○
 亂○而○言○非○公○在○夔○州○作○也○良○是○良○是○
 公○代○閬○州○王○使○君○論○蜀○安○危○表○云○吐○蕃○今○下○松○維○等○
 州○成○都○已○不○安○矣○然○則○松○州○之○圍○係○成○都○之○安○危○故○
 公○不○愁○劍○閣○之○據○而○愁○松○州○之○圍○也○此○詩○在○閬○州○作○
 無○疑○

黃○漢○臣○曰○莫○愁○二○句○此○解○最○確○考○唐○史○自○安○史○亂○後○
 無○論○河○朔○三○鎮○自○相○傳○襲○負○固○抗○衡○卽○淄○青○昭○義○淮○
 蔡○滄○景○亦○叛○服○不○常○連○兵○動○衆○然○後○克○定○惟○蜀○則○崔○
 旰○知道○頃○刻○削○平○劉○闢○之○叛○偏○師○直○指○立○就○誅○夷○此○
 後○雖○雄○畧○如○韋○皋○跋○扈○如○高○駢○不○敢○輒○萌○異○心○故○高○
 崇○文○謂○西○川○乃○宰○相○回○翔○之○地○蓋○一○則○唐○都○長○安○去○
 蜀○咫○尺○討○叛○之○師○朝○發○暮○至○一○則○山○川○斗○絕○遠○隣○異○
 域○無○叛○逆○之○黨○犬○牙○相○錯○合○從○連○衡○故○不○能○阻○兵○割○
 據○惟○土○曠○人○稀○武○備○素○弱○征○戎○之○役○轉○餉○艱○難○常○不○

能禦西戎之入故吐蕃奔突之禍中於蜀者與唐終始則兩川之患不在藩鎮而在吐蕃少陵二語可云善于籌邊孰謂僅以詩豪哉

登高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台

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題曰登高前四句皆臺上所見之景風急天高秋氣之肅故猿嘯而哀渚清沙白秋江可愛故鳥飛復迴

詩人下雙字各有旨趣蕭蕭下滾滾來其旨趣全在無邊不盡四字中止言落木猶易形容其下之聲曰無邊落木則非蕭蕭下不足以肖其聲止言長江猶易摹寫其來之勢曰不盡長江則非滾滾來不足以狀其勢

黃維章曰居卑而望木落有邊江來有盡以阻于見也惟從高處遙看則處處木聲蕭蕭盡入耳中處處江勢滾滾如來足下恰是實景

鶴林玉露曰杜詩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

臺蓋萬里地之遠也。秋時之悽慘也。作客羈旅也。常
 作客久旅也。百年齒暮也。多病衰疾也。臺高迴處也。
 獨登臺無親朋也。十四字之間含八意而對偶又精。
 確。邵二泉曰。宋玉悲秋。馬卿多病。公隱以自况。
 公因客久。故艱難備嘗。因病多。故潦倒日甚。是以白
 髮彌添。酒杯難進。當此登臨。不自知其百憂交集也。
 遣恨藉酒。因病新停。故苦恨難遣。
 范叔子曰。此詩諸家評者。皆云當為七律。歷卷獨惜
 結語卑弱。勢遂不振。胡元瑞曰。前六句既極飛揚震

動。只如此軟冷收之。無限悲涼之意。溢于言外。似未
 為不稱也。

九日

廣德元年梓州作

去年登高鄴縣北。今日重在涪江濱。苦遭日髮不相放。
 羞見黃花無數新。世亂鬱鬱久為客。路難悠悠長傍人。
 酒闌却憶十年事。腸斷驪山清路塵。

鄴縣梓州傍郭之縣。公去年九月在梓州。涪江在鄴
 縣西二百里。白涪城縣東南。流入縣界。今年九日又

在梓州也。白髮黃花本屬常景。妙在以苦遭不放。羞見無數諸俚俗字。變成奇意。

忽而去年忽而今日。安怪白髮之不放。黃花之日新。乃髮自白也。花自黃也。而世之亂如故。則久為客矣。未。有。久。為。客。而。不。鬱。鬱。者。且。路。之。難。日。甚。則。長。傍。人。矣。未。有。長。傍。人。而。不。悠悠者。鬱鬱悠悠四字。寫出。遭。白。髮。黃。花。之。故。既鬱鬱矣。悠悠矣。白髮苦遭。黃花羞見。公亦任光陰之荏苒。歲序之摧頽。不復有自奮之志矣。乃酒闌之

後。却。復。不。然。今。之。苦。髮。今。之。羞。花。今。之。鬱。鬱。悠。悠。固。老。人。之。態。也。而。十。年。之。前。則。非。復。老。人。之。態。也。十。年。之。前。世。未。亂。也。路。未。難。也。曾。憶。上。皇。每。當。十。月。則。臨。幸。驪。山。山。下。有。華。清。宮。必。清。輦。道。以。幸。之。此。正。太。平。無。事。時。也。此。時。何。嘗。作。客。亦。何。意。今。日。之。久。為。客。此。時。何。屑。傍。人。亦。何。意。今。日。之。長。傍。人。未。有。酒。闌。而。不。追。思。追。思。而。不。腸。斷。者。也。其。腸。斷。處。正。傷。太。平。臨。幸。之。地。而。不。可。復。至。仍。是。恨。為。客。恨。傍。人。意。特。舉。驪。山。最。盛。事。以。為。言。其。中。包。含。無。限。公。詩。寂。寞。驪。山。

土寺玉解

七言律

五

辛丑

道清秋草木黃

李望石曰不曰酒酣而曰酒闌最切情事凡人觥籌
 交錯履舄雜選或不暇追思往事及乎客散堂空殘
 樽猶在感歡娛之易終追少壯而難再未有不百感
 交集者回首十年恍惚如夢驪山臨幸太平盛事其
 可再見乎吾每誦夜半醒來紅燧燭一枝清淚濕珊
 瑚之句為凄其欲絕然不如酒闌二字含蓄無限
 章梓州橘亭餞成都竇少尹得涼字

廣德元年秋作是年九月公至聞

秋日野亭千橘香玉杯錦席高雲涼主人送客何所作

音行酒賦詩殊未央衰老應為難去聲離別賢聲此去有

輝光預傳籍籍新京兆青史無勞數趙張

主人章彞也章送竇于野亭其時物則千橘正香其

天氣則高雲生涼玉杯行酒錦席賦詩觀主人之情

殊未有已則陪宴者之情亦宜有不能自已者

主人有無已之情而物力足以佐之野亭千橘錦席

玉杯是也興復足以佐之行酒賦詩是也說得何等

富麗又何等壯盛忽接衰老二字便于極熱場中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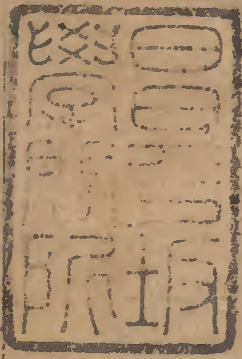
未言言解 卷之二 五 碩驥園

添○水○雪○衰○老○之○人○於○上○數○件○無○一○有○則○無○一○可○將○以○
餞○行○惟○有○難○于○離○別○之○情○而○已○惟○祝○賢○聲○此○去○有○輝○
光○以○輝○光○吾○之○衰○老○而○已○

成都號南京竇已為成都少尹茲因入朝而期為三
輔京兆故曰籍籍新京兆籍籍根賢聲來在成都已
有賢聲則為新京兆必更籍籍此固老人可預期也
漢趙廣漢字子都宣帝朝為京兆尹發奸摘伏如神
又張敞字子高宣帝朝尹京兆九年吏民語曰前有
趙張後有二王如竇之賢聲籍籍載之青史應不數

趙張矣

此一別也先譽之以賢聲再望之以輝光再期之以
籍籍併祈之以青史總欲其聲名輝赫垂映千古老
人之贈惟此而已此所以臨別而有甚難也與蓋主
人之玉杯行酒錦席賦詩為卽席之樂事而老人別
不忍別惟預祝之私情亦各盡其不能已者而已



七言律

七言律

七

辛

不詳言

卷之

之

右

加代



Handwritten markings at the top center of the page, possibly a signature or date.

Handwritten markings in the middl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signature or date.

Handwritten markings at the bottom center of the page, possibly a signature or date.

